

# 贾樟柯谈贾樟柯

□刘敬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贾樟柯一路从汾阳小城走向世界影坛，能为亿万观众所亲睹、所关注、所感慨、所折服，同样源于他的“不走寻常路”。他的作品，“自20世纪末端逶迤铺陈，以一个连续的轨迹，穿行过21世纪最初的20年。自‘独立电影’的倔强、青涩与才名到崛起的中国电影业巨无霸中的平行坐标原点。”文化学者戴锦华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

白睿文说，贾樟柯所有的电影里都可以看到对时代的关怀。出生于1970年代的贾樟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元的电影世界，但其从汾阳走向世界的背后，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波折、无奈、酸楚与隐痛？缘何他的镜头里总是闪烁着、晃荡着、旋转着那些抹不掉、忘不了、赶不走的山河故人与乡情民风？而为什么偏偏又是那些枯燥的、卑微的迷惘、抗争与煎熬，竟让人到中年，尤其是与贾导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我等一代观众，每每鼻酸心痛口难言？试问，当小武（《小武》之主角）这个惯偷被顺路办事的警察随手铐在了街头电杆的拉线上，往来的行人如蚁而聚，百无聊赖地看着，笑着，指点着，屏幕前的你我，是否也成了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漠然看客？试问，当《站台》中的崔明亮爬上车播放《站台》这首歌：“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那经典旋律中飞扬的无限失落与无尽迷茫，是否在你的心上深深刻下了旷古的悲壮？反正待天色向晚，那昏暗的银幕上四面高山逶迤的夜在貌似温柔中散溢着沉重与阴郁，然后崔明亮一个人点燃篝火，随之大提琴声幽婉响起，低沉地诉说着青春的忧伤、生命的焦灼时，我在一瞬间，蓦然惊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影评人韩浩月曾言，“某种程度上，贾樟柯与他的电影是一面镜子，通过

无论是贾导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还是转型之作《三峡好人》，抑或是颇具争议的《天注定》等，透过镜头，总能感受到浓烈浪漫的乡愁，社会转型的阵痛，边缘人群的酸涩，底层百姓的悲欢……然而，终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儿，镜头掉转，这一边，贾导从容“入镜”；那一边，汉学家白睿文成功“执导”，以面对面访谈的形式推出《电影的口音：贾樟柯谈贾樟柯》一书，把我等观众变成了读者，以期对贾导的电影人生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与总结，并真诚探寻一代电影导演的艺术成长之路。

“贾导演是真导演！”拥趸们的肺腑之言似乎有点儿绕，也有点儿逗，但重要的是，细一思量，委实不虚。作家王小波曾怀念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因为“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实际上，文如其人，王小波自己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在喜爱他的读者心里，这种“特立独行”的品质尤为难能可贵。而

这面镜子，影迷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到一代人的过往。”没错，观众易找，知音难觅。没有知音，自然无法成就其作品的传奇。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写道：“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全书随着访谈的深入，话题渐次从“汾阳光阴”过渡到“光影故乡”，再构建“废墟世界”，呈现“社会正义”，直至“重回江湖”，最后总结“光影之道”，我们不难发现，贾导亦是“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那些在时代的车轮下彷徨与挣扎、哭笑不得的小武、崔明亮、韩三明们，恰是岁月无法删除的兄弟姐妹、乡邻玩伴、同学故交的光影再现——“电影就是把我们所经历过的，把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细节留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贾导动情地强调，“在我的电影中，我不喜欢英雄，也从来没有兴趣去拍偶像。”换言之，小偷呀，流浪艺人呀，煤矿工人呀……他们的登台，见证了那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在光荣与梦想之外，更多的社会小人物亦需承受的无可估量的代价与无可把握的命运之颠沛流转。而在“对话的形态间，交错的目光里，汾阳的故事从来都是中国故事，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故事。”贾导的童年时光、成长经历、创作发端、拍摄历程、电影理念，以及在各个创作时期对电影的探索与思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自省等，通过访谈一一得到回溯，并清晰重现。

“其实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跟味道转化成语言就是你的‘口音’，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贾导的声音应该不大吧，可掩卷之际，依旧有蓦然在耳的感觉。也正因为这独一无二的“口音”，其电影美学才让越来越多的观众乍见之下即欣然相拥，并从此陷溺……

# 北地胭脂江南风

□王慧琪



2020年5月  
中国华侨出版社  
雪静著

《荣华富贵》是南京作家雪静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她并无在上海生活的经历，更无对旧上海风情的直观感受，但她居然从容不迫工笔细描一般撰就了这样一部长达近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细细读来，一气呵成，令人有不惊艳之感。

小说写旧上海的女性生活，不是张爱玲那样的细腻婉转愁肠百结，也不是王安忆《长恨歌》《考工记》那样的写尽石库门上海里弄的风情绮丽、人情世故，她着眼的是女性的婚姻破败、浮华梦幻、满腹苍凉，是她们在各种人间烟火日常中的载沉载浮、不断挣扎。

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故事情节围绕着石玉婵、田韵抒、许尚美三个女人与她们的丈夫安子益、乔世景、路明展开，三个不同的家庭，因为这三个女人是同学的缘故而发生了交集，也因此而演绎出旧时代上海滩的一幅乱世烟云图世俗风情画，但小说中的诸多故事、情节，诸如路明工作安置的一波三折，充斥官场的吃卡拿要，上下左右的沆瀣一气，为了一块地皮的鸡争鹅斗彼此倾轧，官匪一家的无所不用其极，洋人势力的不容小觑，更有家庭内的争风吃醋男盗女娼，石玉婵对花朵的心狠手辣，田韵抒对天飞马的薄情寡义，许尚美的夫君路明明的会掏耳朵“外甥女”的前后蜕变，任队长在上海滩的呼风唤雨气焰嚣张，怎能不让我们想起《上海滩》的种种细节。

小说借鉴了好莱坞美剧的创作手法，强调情节的紧凑递进环环相扣，镜头感画面感很强，注重人物在情节演绎推进中的逐步丰满立体全面，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不做浮泛的价值判断，三个女人都历尽沧桑，都如同兰陵笑笑生笔下《金瓶梅》中的各色女性，虽然都有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外在附丽，但女性命运在男权社会覆盖一切的浓烈氛围中的一一展示，如一袭华美衣袍之内的虱子，令人倍感黯淡窒息，撼人心魄。许尚美的女儿路星星本来有着明媚前程却一再遭逢各种变故最终遁入空门。石玉婵与赵人杰的关系处理，大概是整部小说中较为明净暖意的一隅，当然还有石玉婵的儿子安小早，作者隐隐约约是让他们走上了光明的道路，但这些人物的命运如何，只能是天晓得了。小说无意于拔高某个人物，也无意于生硬地贴上明亮的光环花草，这样的处理，也是符合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的一种必然选择。

雪静来自燕赵大地，客居江南有年，如今虽然已经荣休，却依旧文思泉涌，佳作迭出。当年天津的刘云若先生撰写过不少都市言情小说，有别于上海的“礼拜六派”，也就是所谓的“鸳鸯蝴蝶派”，这些小说一直被目为余暇消遣的文化快餐，难登高雅文学的艺术殿堂，而张恨水先生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脱颖而出纵横交错胸有丘壑成为一代文章大家。不能说，雪静的《荣华富贵》已经达到了如何高的艺术水准，堪与这些前辈大家比肩，但她对故事的经营，对语言的讲究，对构筑如此鸿篇巨制的定力与耐心，还是有非吴下阿蒙令人刮目相待之慨。

# 返回人类的童年

□林颀



2021年3月  
车锡伦、孙叔瀛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人都认为是创世神话，认为创世神话从开天辟地讲起，应该是最早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创世神话是相当后起的神话，处于蒙昧时期的原始先民没有那么恢宏缜密的想象，那是后来的整理者们为了世界观的完整而有意识的安排。最早的神话，应当是图腾神话。

人们最初崇拜的神并非类人的形象，而是动物，以及植物、无生物，是眼前所见切近的景物。在我们的原乡里，树木会走路，石头会走路，牛马会说话，猪狗会说话，飞鸟会说话，最早的一批神话，实在就是能言会走的动物植物的故事。原始人怀抱敬畏之心，认为万物有灵，努力在劳动实践中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那些最聪明、最有本领的人就被当作英雄来崇拜，甚至被奉为神，比如征服野马的人被描述成了人头马身的神，这就是文化英雄的产生，他们还奉为氏族的始祖，受到崇拜。始祖神话与图腾神话的渗透、结合，使得图腾动物增加了人的元素，以创世神话为代表的早期文明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

如果对中国各民族的活态神话一无所知，身为一个中国人，那将是极大的失落。《中国精怪故事》是以精怪及其活动为描述对象的民间幻想故事，本质上就是人类远古思维的继续演变，打上了它所经历的历史阶段的多重烙印，经过口口相传的集体创作，那些古老的记忆沉淀、变化，潜移默化，奠定我们民族心灵的底色。

编选者车锡伦、孙叔瀛是知名的民俗研究者，蒐集的故事涵盖范围广泛，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展现了民间文学

阅读《中国精怪故事》，有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我想起小时候，在外公的小屋里四处游荡，外公会收拾好弄乱的东西，然后抱了我在膝头，给我讲书里的故事。故事里有很多精怪，有花仙，有树妖，有田螺姑娘，王八搬家，夜叉出行，蛇精嫁给了书生，老鼠敲锣打鼓嫁女儿……那些故事，让我觉得世界是如此的奇妙。

外公已经埋骨地下多年，但他馈赠我的礼物仍然惠泽我的人生。对于书籍的热爱，像种子埋在心里，发芽、抽枝、蓬勃。我的阅读世界从此有块田地，特意留给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留给那个不可遗忘的多彩的世界。

那个世界是人类族群童年时代的产物。那神奇美妙的幻想，表现了人类本能的天然，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亲近。最早的神话是什么神话呢？一般

数之不尽的样品，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本书还收入了100多幅清末民间珍稀剪纸，与文字相映成趣，更加突出中国文化特征和审美意味。

叙述者将他们日常生活的折射汇聚于故事，又将它们诉诸于凝练的口头叙述。我们可以体会到它们的丰富，所有的飞禽、走兽、虫豸，乃至和风、雨露、山石，都具有思想意识，都可以与人沟通，与人交友，与人成婚，如此顺理成章，活泼烂漫。我们可能也会感觉贫乏，贯穿其中的观念，大多是善恶有报、团结友爱、劳动光荣、贪婪可耻等等传统价值，精怪报恩、点化人类、主人公出发、受困、召唤伙伴、前进、战斗、完成使命，情节常常雷同，模式化明显。

这就是民间故事的特色。看上去，这些故事的功能与角色是高度相似的，但它们又以千百种不同的组合与变体出现。它们所蕴含的那些最普世的价值观，在不断的重复中一再内化为我们生而为人所应秉持的基本原则。那些相似的模式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口述中，故事的要素就像是数量有限的棋子在规定的格子中移动，然而又能制造出无尽的棋局。那是看似简单而又无穷的智慧。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不能破坏那些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也像是我们童年的隐喻，成长总是相似的，而又全然不同。

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我们容易被炫目的色调所吸引，也容易把阅读限制于功利的需求。在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回到童年，或者，在内心为自己保留一个童年。